

石梁文集

三

和6
1.294
9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漢詩文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八和6
1.294
3

石梁文集卷之三

久留米

樺島公禮世儀

序

送赤崎彦禮序

薩之州南海之濱狐狸所居豺狼所噬蓋蒙爾一僻
邑矣自島津氏之國也翦其荆棘其狐狸豺狼以
翦其封疆薩於是乎始大也其後雄三代興國勢漸
張成武之所振諸侯懼焉環海濱其陸於是乎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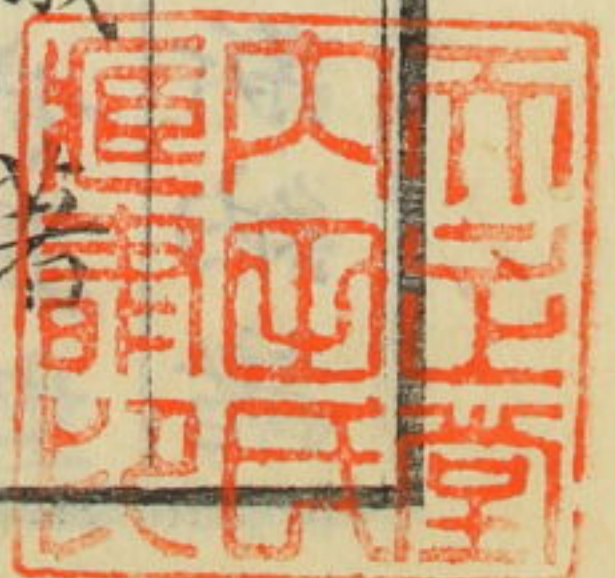




石梁文集卷之三

久留米

樺島公禮世儀



序

送赤崎彦禮序

薩之州南海之濱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蓋蒙爾一僻
邑矣自島津氏之國也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
闢其封疆薩於是乎始大也其後雄主代興國勢漸
張威武之所振諸侯懼焉琉球賓焉薩於是乎始疆



也。雖然當時擾擾獨爭武力而已。文則未聞也。及今侯。蓋慨然有志於先王之治。於是乎始興學校。崇先聖。首舉山赤二君。使其矜式國中。以大行文德。闔國蓋靡然云。余歎曰。有是哉。薩之世隆也。古昔繹騷之世。四海鼎沸。諸侯力爭。當斯之時。孰不欲張皇三軍。疆大封域。耀武威於天下者。而有幾如薩者乎哉。今四字咸寧。疆場無虞。當斯之時。孰不欲崇尊古道。敦化士民。敷文德於四竟者。而有幾如薩者乎哉。且也當先侯之世。剛鬪勇烈。干城一時者。伊集院新納諸

子耶。及今侯之世。忠信德行。模楷一時者。山赤二君耶。昔之君也。武。今之君也。文。昔之臣也。勇士。今之臣也。君子所濟。雖異。均之大名矣。豈不偉乎。雖然薩之州。南海之濱。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加之以繹騷。昔之為君臣。其難矣夫。今則不然。土既大矣。國既疆矣。加之以昌平。此所謂順風而呼。沿流而棹者耶。非耶。自今以往。一變而魯。一變而道。豈不可計日而待乎。伏惟今侯。以明英之資。有志於先王之治。選擇而使二君。為二君者。其可不勉哉。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方今舟楫霖雨之秋也。二君既以忠信德行模楷一時矣。繼此而往。益脩其明德。協力從事。何巨川之不可濟。何大旱之不可救。夫然後先侯耀武之烈益熾。而今侯右文之化益洽。則伊集院新納之功。豈亦是比數哉。余與赤君相識於東都。又嚮往山君久之。今春赤君將歸其鄉。余也狂僭。嘗竊有望焉。因贈此言以勉之。併及山君。

贈田保卿序

人吉侯賢而恤民。於其治國之務。蓋汲汲焉云。先是

侯使其臣田保卿從我紀子受業。業成而還也。侯乃擢為司農。嘉其能學而成業也。於是保卿在職幾年。民無縣耜。野無輿草。稱為良吏矣。乃吾黨之士。皆深榮之。每嘖嘖稱譽不已。或云。保卿之能不啻也。今夫人吉者。諸侯三百中之一封。而保卿之所奉。又人吉百里中之一職耳。是豈足展保卿之驥足哉。此誠然。然未盡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苟欲行之。無非期。周召伊呂者。是固亡論已。雖然。時制所建。人有常分。不可跂焉。故士之於斯世。無已則縣邑乎。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亦足以試其平生之事矣。若謂我才非百里。必周召伊呂而後可為也。則學與世岐。亦唯一朱泮湯已。且單父之彈琴。武城之割雞。何其陋也。夫君子之不遇於世。或困乎屠鼓。或窮乎漁樵。或厄乎桁楊桎梏。終身鬱鬱。不得伸者。何限。彼豈不欲折人之珪。儋人之爵。上尊人主。下仁百姓。昂昂然一逞其志哉。然有命焉。不可如何耳。今保卿幸擢用以臨民上。得以其所學行之于今日焉。則雖人言百里中之一職。未足展保卿之驥足。而以此視彼。其將何如。

也。且傳不云乎。洪波無恬鱗。驚飈無靜柯。人言侯雖賢。固亦諸侯三百中之一封耳。即宵衣旰食。以憂恤國事。萬一當國家大政之紛紜也。則勢不得不梗矣。保卿雖能。固亦人言百里中之一職耳。即輸肝剖膽。以奉其職。萬一當其君事之紛紜也。則勢又不得不梗矣。恭惟當今國家承平。聖明在上。賢相當路。至休至明。號稱千載一時。大化之所滂流。天下諸侯靡然嚮風。况乃人言侯之賢而恤民。愈益汲汲厲精國務。則諸大夫百司亦愈益欽承君德。各竭股肱。

以從其事。是知人吉君臣之勤雖有素。而其保釐之績。蓋于斯有光矣。然則保卿之事。則君侯明德之所致。而君侯之政。則又豈非國家休明之所由乎。嗚乎。保卿幸生休明之世。幸遇賢君。又幸擢用以臨民上。以其所學行之于今日。民無縣耜。野無輿草。稱為良吏矣。則雖人吉百里中之一職。未足展保卿之驥足。而抑非亦君子之本旨乎。陳平曰。使我宰天下。亦如斯肉。保卿分肉縣邑。業已如是。何必待其宰天下。然後見其能哉。

贈南宮大年序

大年君。其南宮韜之苗裔乎。為人簡重。敬慎於言。何其三復白圭之風不墜也。才俊學博。尤善文章。而猶且謙虛降挹。好就有道。何其君子而尚德之風不墜也。大年君。其南宮韜之苗裔乎。不然。何其家風之不墜至今如此也。蓋自其先君子大湫先生。嘗以鉅碩鷹揚茲都。而名聲藉甚。從游之士。雲屯景隨。然大年以岐嶷之資。自幼揖讓進退於其堂。嬉戲從事於此。是以大年之學。蓋夙成云。惜乎不祿。先生早捐館。大

年始寡落乎世矣。時大年年十數歲，獨與其母氏及幼弟東奔西投，備嘗艱難。然大年固已精力過人，則執志彌固，講業彌勤。雖其在伶仃孤苦之際，而常矻矻不倦。會尾公大興學館，廣求人材。大年竟得以年少與諸老先生同充教官，以取令榮矣。昔年余遊尾一年，先候大年於其家。大年不以余之不肖，假以下交一言而善。爾來交誼日厚，非往則來，未嘗空三五日而不相見焉。見焉則必講經議史，言詩論文，不者，絲竹之樂，盃酒之驩，欣然相適，曠然自得，稱為千載

一遇。及去春余復東，大年賜以大文一篇，且命余亦留言。顧余荷大年之知遇如此，即不命，豈可無一言半句之，以答厚意。且以陳千里睽別之情哉。唯是公禮不文，加以匆匆，不能執毫，深有負罪矣。今歲余將再遊尾，藩命已下，治裝已具，發途已有期。於是朝夕拊髀大喜，以為面謝負罪。且大尋舊誼者在斯矣。誰圖一旦俄為升斗所拘，不能遂意也。不知面謝負罪何日。講經議史，言詩論文，不者，絲竹之樂，盃酒之驩，以大尋舊誼何日。恭惟尾公之專以儒術為治也，學

政之大。禮文之美。巍巍乎盛矣哉。則儼然曳裾垂紳
于其間。以矜式士大夫。國人如大年者。豈不其任甚
大。而其職甚劇乎。夫任大則責重。職劇則事煩。其勢
然也。以余觀大年。其三復白圭之風。雖如此。君子而
尚德之風。雖如此。而其少年英邁之氣。有時乎或不
能自括。譬如騏驥之在閑中。動輒蹀四蹄。則千萬中
寧得無有一二之不懽大年之意。而少生厭心乎。我
聞之也。事以勤立。美以久成。故古之君子為事。必以
忠誠為先。期成於曠日。顧其間千萬中。寧無一二紛

紜哉。舍而不顧也。且大年既以伶仃孤苦之餘。而一
旦超然。得以年少與諸老先生同充教官。以取今榮。
以地。則父母之國也。以遇。則位踰于父祖也。以時。則
文運勃興。有為之秋也。是豈偶然哉。雖固大年之精
苦致是。而抑非天之誘之衷。與尾公憲憲之令德。則
斯焉取斯哉。然則縱有一二紛紜。而其於大年之分。
故亦細故。懣劑已。且大年自幼捐讓。進退于先君子
之堂。嬉戲從事於此者。幾許勞乎。在伶仃孤苦之際。
而猶且矻矻不倦者。幾許勞乎。一旦超然。得以年少

與諸老先生同充教官。以取令榮者。幾許勞乎。夫千萬中。彼一二者至微也。二十年間。此三者至勞也。以千萬中至微之嫌。而廢二十年間至勞之功。余竊不取也。重惟大年既已。三復白圭之風如此。君子而尚德之風如此。自東奔西投。以致曳裾垂紳之功如此。豈其有毫生厩心。以負其分。必不然矣。必謂公禮過慮。殆為杞人之憂。夫遼東之豕。雖不足珍。而野人之芹。欲獻之者。誠也。何恤焉。嗚乎。大年已在官矣。余亦新羈絆焉。各天千里。相見未有日。遺恨謂之何。徒以

大年之知遇。終不可諉。是以不知狂僭。私布中情。如是。

贈高仲繩序

高君仲繩。其由之勇。而點之狂者耶。可謂奇士矣。為人魁岸。惡惡如讎。語及忠孝。必泣。其行天下。如適莽蒼。性不避貴權。曰七尺之軀。三尺之劍。無嚴諸侯。非勇而何。不拘拘於禮俗。不汲汲於名利。嘗喪其祖妣。廬冢上四年。學者嗷嗷。君斷然行之。好風鑿而不妄。假人坐酣。舉豁眼。引大觥。上下千古。嚶嚶然。非狂而

何。今歲。官徵君於都。蓋由其升聞也。於是士之苟與君同氣類者。皆揚眉抵掌。莫不喑喑為賀焉。既而視君之歸。落莫空囊。如有失者。於是士之苟與君同氣類者。又皆張目怒膽。莫不憤憤為吊焉。夫高君卓犖。不屑一世者也。斯徵也。遇固無益損于君。不遇豈足輕輜于君哉。然則遇與不遇。於君何賀何吊。雖然。由我觀之。褒貶黜陟。國有常典。不可易矣。抑何官徵君之如彼。而遣君之如是也。不知官之以毀譽待人。猶漢之於河東守耶。抑君之所為實孚于此而

有未孚于彼耶。將天之抑屈君。乃欲使君勉其所不足。而要玉成於中行耶。嗚乎。高君仲繩。其由之勇。而黠之狂者耶。可謂奇士矣。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曰。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然則古之所貴于勇于狂者。裁焉而已矣。夫子逝矣。誰歟。今之裁仲繩者。

贈同社諸友序

日出之邦。龍飛之運。神鍾其美。天誘之衷。勝殘去殺。二百年來。世無干戈之警。於變時雍。千萬里外。民有

弦歌之聲。况今明主之應累熙。黃裳之吉日新。賢相之膺秉均。玉鉉之美年加。於是圭璧揚輝於天。圖書呈瑞於地。金聲玉振。四術五教。造士之制。雲興霞蔚。九邱八索。講業之家。爰自吾黨之結社。義存辟金。實會國家誕敷之機。諸公之好古。文樞淡水。即是君子親善之道。是以年愈積。而契愈深。會益數。而禮益篤。亦唯人心之千差如面。始也異見鼎分。詢信聖道之一貫似緜。今則至理符合。實可謂同人之貞。益者之友矣。禮也。峇窳陋質。么臍劣材。愚不分穀。懶知食

粟。何幸生屬聖世。皞皞坐享枕席之安。何福交得良朋。切切常奉鼎石之教。雖似躁蟹之舉六跪。竊冀跛鼈之致千里。蓋不披雲霧。難覩白日。非窮河源。惡知崑崙。故學而不厭。子貢歎既聖。思而不已。管子曰。通神。然則學莫若精誠。功貴克始終。彼惜陰之士。待旦之人。豈厭逸豫以辟之。誠知宴安之醜毒也。非樂勞苦而為之。乃以疾疢為藥石也。是以孳孳如彼。汲汲如此。及其積累之功立。遭遇之時至。則御邦家猶如承蜩。取青紫其似拾芥。外之君民安。上下順。內之祖

先榮子孫享。此豈非大丈夫之壯志。盡天下之快事乎。然世固又有否與泰。道不能無污與隆。行險徼幸。雖巧必敗。居易待命。何福不同。是故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賞不為折閱廢市。况乃君子之為。達士之事乎。陶唐之朝。姬周之世。變龍周。召出行於廟堂之上。巢由夷齊。處樂于山野之間。豈因隱顯。反累德。乃直古今而同輝。所以端木之紺素。慙於漏濕。子方之貧賤。驕於富貴也。由此觀之。世無治亂。所重在德。人無賢愚。可典惟學。伏惟諸君。懷松柏之質。躬淵岱之寶。

志在顛孔。學期晞顏。頸繩股錐。堅忍之精確乎。破竹建瓴。脩學之勢沛然。此謂磨利器以待割。防洪河而備旱。它日風雲之相從。何績不立。千秋鐘鼎之可銘。何名不垂。豈不偉乎。豈不盛哉。抑亦節序不留。驕馬馬之難追。年命有限。懼一簣之或虧。嗚乎。釋茲在茲。宜深戒乎今日。念茲在茲。是所望于諸君矣。

送神保士廉還米澤序

吾聞之也。米澤封內有山焉。峻極于天。實為其地鎮。以其先衆山承朝曦。因名曰旭嶽。其高可知也。賈舶

漕舫之往來東北海者。若四方舩艘之因風漂流。掣
掣拽拽不知所屆。常表此山以為遠近之候云。米澤
者羽之地。而上杉氏封也。上杉氏之先君謙信公。身
生擾亂之際。獨以英武之資。雄視一時。妙策神算。世
無與抗者。其法到于今。傳存其人。方今天下之言兵
法者。皆表而宗焉。及今老侯君國也。四字升平。干戈
之警。天下謚如侯。乃大脩文德。以禮教率下。興校舍
於中國。而創養老造士之制。於是政治雨潤。恩澤露
滋。闔國靡然向風。及今侯益率由弗衰。方今天下之

言政教者。皆表而宗焉。樺公禮曰。有是哉。上杉氏之
世。賜于天下也。先君子武。後君子文。常為天下表矣。
譬之實舶漕舫。若四方舩艘之因風漂流者。如上杉
氏先後君。謂之天下文武之旭嶽。亦可矣。吾又聞之。
嶽之崇高如是。乃煙雲之所吐納。神仙之所窟宅。其
間又有珍木奇草者。往往而生焉。蓋天地神秀之氣
之所鬱勃。其靈異宜亦與衆山殊也。抑上杉氏先君
之耀武于亂古也。乃有若直江氏。有若宇佐美氏。有
若榑崎氏。若甘糟氏。其它武夫之赳赳。一時輩出。爭

為之干城。後君之崇文于治今也。乃有若竹俟氏。有若蒞戶氏。有若神保氏。若片山氏。其它多士之濟濟。一時輩出。爭為之腹心。是以功業如彼之高。德化如此之美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又曰。雲從龍。風從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神山名區之生珍木奇草也。名將賢主之得猛士良弼也。是皆自然之應。古今一矣。是知上社氏先後君之表于文武于天下也。乃與旭嶽不獨爭其崇高。實又同靈異自然之應也。盛矣哉。余與米澤諸措紳君子之來在東都者。多相

周旋。每語及其國之勝。與其治化之美。心神未嘗不飄飄然為飛揚焉。嗚乎。吾惡得一躡其旭嶽之巔。而觀所謂煙雲之所吐納。神仙之所窟宅。珍木奇草者哉。又惡得親仰其先君耀武之餘威。面觀後君崇文之至治。而窺所謂趑趑濟濟之盛哉。神保君字士廉。提學國校。今歲奉命來東都。臨其歸。余謂之曰。珍木奇草。是神山之所生。而山亦以珍木奇草神焉。顧米澤治化之表于天下也。雖實君上明德之所致也。抑得無因子輩輔翼之力乎。子既得遭遇。自此以往。益

竭其腹心之誠。米澤國光之美。奚翅一旭。嶽是比而已哉。乃三山之秀。五嶽之尊。而崑崙高二千五百里。日月相避。隱者亦可庶幾焉。勗矣哉。

送紀鑿官金谷蘭陵翁序

周公詠東山。孔子歎歸與。遊子之悲故鄉。不其然乎。故人無賢不肖。地無樂土寒鄉。苟於父母之國。心必戀戀。人情也。如夫離鄉五六年。若數十年。卒然而歸。則親戚知舊。歡然。祖先墳墓森然。城邑山川草木禽魚依然。其在人情。寧不喜乎。况乃功名施身。有畫錦

之榮者乎。如乃漢高之歸豐沛。晉宣之歸河內。蘓秦之歸洛陽。韓信司馬相如朱買臣之各歸其鄉。雖事有小大。而其於人情也。均之天下之快事也。且丈夫之生于世也。非徒然矣。桑弘蓬矢。見有事也。既有事矣。碌碌乎阿母之膝下。安飽是事。非夫也。故士之苟奮然立志者。皆能離家去國。陵萬里。歷東西。足躡天下之名山大川。目觀天下之民俗土風。身接天下之賢人君子。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弘知識而通于人情。以各成其事焉。古賢皆然。雖然。客遊亦難矣哉。非有

親戚兄弟之謦效于其側。非有妻孥婢妾之侍養于其旁。渡深冒險。跋涉之疲身也。風雨霜露之侵人也。疾病之無時也。饑寒貧窶困阨思慮之逼骨也。左應右接。抑怒忍難。以守我節之難處也。凡諸艱難苦辛。靡日不嘗。靡時不履。勞亦極矣。宜乎懦夫弱子之竦膽栗股。避之如讐也。今春紀邱侍鑿蘭陵翁從公。駕將行紀。翁紀和歌山人也。後來東都。舉為令官。遂家焉。蓋離鄉四十年。而始有此行云。初翁之入都也。一笈蕭然。非有謦效侍養者。風雨霜露。饑寒疾病。凡諸

艱難。日嘗之。時履之。勞亦極矣。而其時或不無東山之思。歸與之感。亦人情也。夫千里遠矣。四十年久矣。其間萬苦雖多。翁甘之如飴。欲以成其事焉。豈不壯乎。今而卒然歸矣。則親戚故舊之歡然。祖先墳墓之森然。城邑山川草木禽魚之依然。其在翁之心。其喜將如何乎。况乃昔之出鄉也。一笈蕭然。今之歸鄉也。儀從儼然。雖未比漢高晉宣蘇韓朱馬之事。而抑不可謂非榮旋也。其子世雄。請諸友作送詩。世雄孝友。薦學。余之畏友也。

送倉善卿序

余嘗讀野史。至於烏居強為奧平侯使。為敵擒。反言以成其義。喟然而歎曰。嗚乎。何忠烈之士也。蓋當是之時。侯以少兵。亢強峽數萬之衆。嬰城自守。食盡勢孤。危在旦夕。猶且奮勇厲士。固拒不屈。終得與尾遠。掎角峽軍。以大效長篠之勝也。此沒也。亡論侯之勇武。與麾下之士盡力。然而向微強奮身。以致使命也。則事豈可料哉。因又謂當時與平氏之得武臣如是。其豈可無文人之傑然出其宇下者哉。蓋數年余得

倉君善卿云。君者中津人也。以侍講來宦東都之邸。為人忠厚。敦詩書。長文辭。而其輔君道士大夫。莫不循循得宜焉。方今侯之駸駸鄉學也。闔國之靡然隨化也。雖賴侯之明德。與其執事之勤。而倉君蓋與有大造焉。嗚乎。二百年矣。強也殺身。以成名於前。善卿立身以行志於後。雖有古今文武之異。而抑何二子各擅美一時之如是其偉也。雖然。此未足以盡善卿焉。夫強雖忠烈。亦不過為解揚鄭像田泓之伍耳。善卿則否。善卿之所奉。則堯舜周孔之道。所業。則詩書

禮樂之教。而其所為。則將使其國一變至魯。又一變至道者。勢已勃焉。試較其大小輕重。其將何如乎。然則雖二子之同步驟於前後。而我善卿之奔逸絕塵也。乃使夫強也。瞠若于地下。又何愉快也。君之西壽令堂也。不佞已為其國竊多文武得其人。又為其令堂稱君之萬萬于鳥居氏。而賀以有子如斯。其膺日升月弦之福無疑。

有馬氏系譜別錄序

有馬氏系譜。始於村上天皇。而至乎今侯。蓋世

有其職。續脩焉。但世異事。人殊筆。加以罹災。繼書追載。不得無差謬焉。今歲侯以執政水野政樹博通國故。命釐正之。又命小臣公禮對校。且脩之辭。且曰。先從事於梅林侯以後。於是臣謹奉命。乃與政樹相與校讐。數過。搜舊記及別系。旁又求諸史籍。可以徵事者。併檢之。反復周旋。凡數閱月。而竣功矣。臣不敏於其事。歷之實。不敢妄贊一辭。即雖文句之出入。亦必質之政樹云。書成。中有一二疑難定者。又舊譜所書諸稱謂。頗有似不穩當者。如稱君侯用諱。而不

配爵。倘係時君自書耶。先君在矣。果時史之辭耶。於禮已遠。雖然業已累世之所奉以為例。不能不因循焉。故臣又謹撰別錄附上。以備采覽。併充後史萬一之考。政樹雖老成。而事亦多端。恐不免失考。况臣之愚昧。奉命唯知畏懼。尚何脩飾之能補。恭惟我藩自皇氏以來。殆千年。總統連綿。蟄繩蕃昌。及梅林春林二侯。起應風雲之會。拔龍附鳳。終得祚茅土於大國。以拓中興磐石之宗矣。猗與何其盛也。伏望後之奉斯職者。遠仰先君之丕績。近體今宸

之懿旨。奠繫世。覈事實。接武南董。以傳國美於永世萬斯年。寬政五年龍集癸丑冬十二月

贈神子輿序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雲之從龍。風之從虎。物之相感。自有其符焉。况人之靈長萬物者乎。自古忠臣赴節徇難。如豫讓程嬰公孫杵臼之類。其人奮乎千載之上。千載之下。聞者莫不感發也。非自然而能如是乎。在本邦。則近世如赤穗四十七士。實是桀然拔萃于數子者與。昔余駕舟播海。望赤穗。城樓連雲。粉壁

的的與海波相映照。慨然思良雄等義。後及詣泉岳寺。益墮淚。其遺碣云。論者或譏之曰。良雄等繼君惡意。非忠臣也。曰。讐非所讐。非義士也。甚乃至謂自首官。欲徇倖萬一之活。刻矣哉。子貢曰。惡徼以為知者。惡訐以為直者。問終身可行者。子曰。恕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且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死至難也。苟當感激。則匹夫匹婦。猶能甘而不悔。况其上焉者乎。况士之泰山義。而鴻毛身者乎。君子一言以為知不知。乃曰。欲徼倖。抑何甚也。君也。齎憤入地。讐

也。偷生視息。百載思之。猶使人欲投袂矣。况在當時。臣子亦何暇顧君意之惡與否乎。君屠腹。由乎彼矣。宗社為墟。由乎彼矣。國滅家亡。人悲鬼飢。莫不皆由乎彼矣。可謂之讐非所讐乎。古人有言曰。讀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氣類之感。不其然乎。故倒行逆施。識者猶或有怒于子胥。長息疑舜。公明高以為愆焉。今之世論者皆愆。猶何問其餘哉。要之空論無準。言者可言。如其不近人情何。悲夫。余持此說久矣。及得赤總人

八
卷之三
神君子輿。而聞良雄等嘉言善行。遺在其鄉者。益知
論者之少思焉。子輿名世。敬別號東郭。為其藩暨官。
溫雅有俊才。篤學善詩。與余及中津倉善卿相得甚
歡。每相會。必談古言詩。酒酣語及良雄等事。慨莫
不泣下。察其志氣。大異乎世區區刀圭家之撰焉。子
輿之西歸也。余謂之曰。雖然。道豈一端而已哉。吾豈
敢謂良雄之外。無復良雄哉。子路死。而子羔亡。武王
應天。而夷齊扣馬。亦各行其道也。孔之三仁。孟之三
聖。齊有管召。晉有裒紹。行雖各異。而皆亡害為聖賢。

道豈一端而已哉。是故謂良雄非忠義之士者。道之
賊也。謂良雄之外。無復良雄者。道之陋也。均失之矣。
周諺曰。山有木。工則度之。滄洲先生。子之師。而道之
良工也。其度良雄。已有法矣。孰不遵奉哉。但未知我
說之果無踰其成規乎否。子盍為吾勞其一度。

清音樓詩集序

蘓門公善詩。聲譽藉甚。近者其清音樓詩集刻成。余
伏讀之。竊謂昔者朝日將軍當平氏跋扈之際。以一
旅之衆。崛起于歧岨深山之中。聽發霆擊。摧衄諸盛。

如振槁然。公非其裔乎。而何其詩之溫藉。殊不似其祖雄豪之氣也。岐岨巖邑也。千峰鋒峙。危棧架空。而峽水之遠來於雲天也。馬奔箭射。洶洶焉。將將焉。公非其主乎。而何其詩之溫藉。殊不似其土斬巖之氣也。余惑焉。既而自悟曰。吾過矣。吾過矣。夫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且公以閎闊之貴。夙好學。敦於詩書。故其在邑也。民懷息焉。其相尾也。國服惠焉。而其浩然老於墨水之上也。人誦義無窮。夫公之德如斯。其詩安得不藹然君子之風乎。且夫 昭代德澤之洽于人。

上下俞俞。含舖鼓腹。當今之時。世縱有劉項之雄。大風埃下。其氣隨移。秦風之壯。蕪葭小戎。其韻必變。則雄豪之裔。斬巖之土。公於何有。吾過也哉。抑又公之賢已如是。段使公生于源平。毒逐之世耶。其意烏於砥並。粹嗟于篠原。橫槩之所賦。據鞍之所詠。豪宕雄俊。慷慨悲壯。公欲不為。得乎哉。孰謂公之詩。果不似祖與土之氣耶。

律呂抄解序

三禮史漢國語者。學者之夙所被服也。而至其律呂

之文初學苦其難讀。而或束之高閣矣。吁律誠難讀。聲調之微。姑置焉。乃如上生下生三分損益之法。異論瓜分。衆議角立。司馬遷劉歆班固則本相生之體。而主一上一下之議。呂氏淮南京房鄭玄則依吹候之用。而立甦賓重上之說。然後范史以下諸家言律者。或攘臂於彼。或扼腕於此。各執其議。而不移焉。何其紛競耶。雖然其所爭者。特法而已矣。若夫十二律成數。則未始不同也。要之律本天生自然之物。非私知術數之所得而易置之。譬如登嶽。雖東西殊途。而

三峰依然。終不動矣。律呂之事。余未之學也。近者偶得寓目其書之一二。因欲且作國字解。以為備忘。於是主解月令註。又略附史漢國語註之異同於逐律之後。以便校讐。解一遵孔疏之旨。法專據鄭氏之意。蓋周禮註固與此同。遷固韋昭法雖異。而術則一也。史記之寸。如有短長。而其實則否。故類推此解。彼數書亦從可讀也。若夫劉向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京房增四十八律為六十律。錢樂之又伸為三百六十律。何承天沈約立新舊法。劉焯每律減三分。而以

七為寸法。梁武帝析毫釐之強弱為算之類。支流雖
萬派。而要皆出于同源矣。學者勿惑。

大射儀國字解序

岳先生之孫延年携先生所著大射儀國字解來。泣
謂余曰。余也不淑。早喪父兄。尋又祖氏見背。零丁孤
苦。君之所知也。祖氏遺稿頗多。今且刻此書。行將及
其餘。庶幾洩罔極萬一之哀也。向請序紀先生未成。
先生亦溘焉。恨謂之何。今也刻將成。願君繼之。君而
繼作。猶先生作也。敢請。余亦泣語延年曰。善哉。子之

志。子幼已有斯美。先子地下之靈。其喜何如。夫紀子
與子先子。五十年之知友也。記昔年請二先生及諸
子于余舍。酒酣。紀子謂子先子曰。足下之壽考有以
也。吾識足下數十年。辭氣動作。壯老如一。子先子咲
應曰。吁。如是下。醉醒猶一。豈翅壯老。一座咸拍手稱
佳話。爭起為二先生壽。亡幾。子先子易簣。紀子亦有
今夏之感。今而思之。一時爭為壽者。忽然南柯一夢
矣。豈不悲乎。今春。紀子作子先子墓銘。蓋在其病前
數旬。實絕筆也。夫相知五十年久矣。而其絕筆亦在

于先子焉。不亦竒乎。今也二先生之相見于地下。歡笑語。必有似平昔。此序之成與否。亦將語及焉。則此刻也。雖無序。猶有序也。何必繼為。况此書之高。余不佞獨捧讀拜教。是知何暇敢題一辭哉。子其舍之。勿使余得拙工代斲之誚。於是近年揮淚起拜曰。善。請以斯言為序。辛酉冬十一月。

筑後民間孝子傳序

人之行。莫先於孝。而夫子論士。先使事而次孝弟。何也。蓋士生而有事焉。且五等之孝。孝異其事。其意可

知也。吾藩每賞孝子。獨於庶人。而士大夫則不與焉。其豈無可賞。各賞于其事。所以異也。此文進之孝子傳。所以獨采民間也。文進作斯傳。搜索多年。甚勤矣。編成。問序余。余未敢操觚。先進覽。公。公嘉嘆久之。且曰。克成人之孝。豈非亦一大孝子乎。余不覺泣下。吾筑未有傳孝子者。筑之有孝子傳也。自文進始。恭惟我公。方以孝治民。風化所釀。自今以往。孝子慈孫。必有家賞戶賜之美。如有能繼文進之業者乎。則亦足身為一大孝子。而文進之政為孝先也。後世因

以益彰矣。善哉。

旅衣序

祖述長沙。憲章東洞。肉人骨。回人生。此則子脊之能。讀萬卷書。通百家言。此則子脊之學。酒酣耳熱。舉豁眼。開口高。擢千古。傲睨一世。昂然旁若無人。此則子脊之豪。此三者。余固已悉之矣。我不圖子脊胸中。別又有風流文字。而造斯編。以能鳴其鳴也。夫紀綱之記。尸祝于世久矣。今試取此比之。雅麗高古。始吾焉。至其豪宕竒俊。從橫不可羈。則余未知其步驟果

何如也。蓋子脊天性多氣。氣結為學。學積為能。能發為豪。豪又發為此編。宜其妙也。余嘗謂莊周非道家。李白非詩人。別有物存焉。子脊之物高矣。其豈可鑿人視之哉。

法眼狩永錫大孺人八十八壽序

永錫長余三歲。其家世以畫食祿。稱為名家。余幼與永錫共筆研。讀書同窗。時大孺人罹家不泐。自稱未亡人。紡績之暇。夙夜自旁親課我二人業。我二人游息嬉戲。苟有一善。必喜而獎之。有一不善。必怒而戒。

之一揚一抑無不出于至誠焉。以至我二人之長。蓋十餘年一日矣。永錫既長。益脩其家技。嘗一遊京洛。三之東都。就師擇友。閱名山。涉大川。足之所履。耳目之所觸。風雲雪月。人情物態。以至今古之變。天下之故。凡可以輔其業者。必收摘集之于己。其功苦矣。於是乎其術益精。其識愈高。而其名藉藉起于四方。四方之人。苟得永錫之所筆寸絹隻紙。無不珍以寶之。蓋其名之與實。殆于父祖有光云。大孺人居恒欣然。自賀曰。未亡人愚婦。雖不敢望昔人斷機之高。而兒

也。而有今日也。而今而後。我庶有辭于地下矣。永錫既苦於技。又能讀書好古也。道則進乎技矣。即時時仰屋嘆曰。雞口牛後。古者有術。然有時焉。我為鑿耶。扁鵲倉公。鄙哉。既家繪事矣。吳道子曹將軍。豈高云哉。男子墜地。顛而禿。業則糞土。命也。抑不有性焉者乎。永錫之所自立如斯。嗚乎。余計與永錫同窗讀書。大孺人課業之日。其距今四十餘年。而大孺人今茲八十八矣。思想當時大孺人抑揚喜怒之狀。猶疇昔也。蓋大孺人顧復之愛。其在永錫。固亡論已。即余公

禮之愚而無似。亦幸蒙天下之善士諸賢豪之知愛。挾策抱籍。昂然自稱書生。得飽食煖衣。咕嗶吟哦于仁明之朝。以至今日者。雖賴君親之恩澤。與師友之輔導。抑亦不可謂非大孺人當時獎戒之刁是依也。乃今屬其誕辰。在余公禮分。寧得不歡抃起舞。以少助永錫稱觴之衷。以仰祝大孺人萬年之壽哉。故且言其概如是。若夫大孺人早寡居。撫藐孤于伶仃之餘。嘗苦忍窮。墮闕幽瘁。疚疾忉忉。危而後成之勞。則人人知之。余不必言。

送倉成柏卿序

出茶與薺而問之于人。必將答曰。吾欲薺。不欲茶也。何也。茶誠苦而薺誠甘也。雖然世皆薺也。誰知茶之苦。世皆茶也。誰知薺之甘。故物有茶而後薺之美始見矣。人之處世。蓋亦有茶與薺焉。倉柏卿之來從于余也。其父則我龍渚先生也。余聞龍渚幼喪父。零丁孤苦。俯仰無聊。而龍渚處之。不少撓志。養寡母。撫弱弟。暇則黽勉讀書。及稍長。千里擔簦。講業京師者再。囊裝空竭。饑寒逼骨。猶且堅忍不勸。然後始得成大

業焉。豈非茶乎。柏卿生為龍渚先生之子。內之嚴父。外之賢友。趨庭有訓。游方唯意。而所謂零丁孤苦。空囊饑寒之憂。柏卿一無之。語曰。長袖善舞。柏卿之袖。可謂長矣。又曰。登高而招。見者遠。順風而呼。聞者彰。蓋柏卿之業。天推而神引之。何其福也。豈非齊乎。今試舉柏卿與龍渚而問之于人。必將荅曰。吾願柏卿。不願龍渚也。向也。龍渚之成誠難。而柏卿之成誠易也。雖然。物有茶而後薺之美。見事有難而後易之功。立。爰知柏卿之易。實龍渚之難之所致也。為柏卿者。

其可不思乎。余嘗客東都。龍渚每弟視余。相與之厚。有如金蘭。實十五年一日矣。今又棄愛子於三千里外。以託余。則龍渚蓋不以余為無益者。余故有茶薺之說焉。柏卿居吾塾二年。其歸也。余又申之曰。願易而不願難。天下之通情也。然四海億兆。其能厭願者。萬或無一人。今子才高志篤。加以萬無一之福。登高順風。勢正淳然。余甚喜焉。雖然。自古士之成大業。誰不焦心思。憊體膚。苦而後達者。則易豈可自負哉。自今以往。吾冀子之益延。乃磬而招。益大乃磬而呼。使

世之見者聞者益遠益彰。則子之舞。豈不為天下之
奇觀乎。夫然後易之功始立。而天下之顛始厭矣。此
之謂自全其福。此之謂文蓄而子播。此之謂世濟其
美不隕其名。豈不愉快乎哉。不然。易之待乎難也久
矣。吾恐苦荼之私笑人。請子勉旃。

送田子禮序

君子質也已。何以文為。陋矣哉。而世之賤儒氏。動輒
藉以飾其拙。滔滔棘子成已。乃余則顛子禮之歸而
益作文哉。且書皆文也。學者載藉極多。而古書之巧

于文。暫看如易讀。而簡奧深奇。神出鬼沒。疾徐之機。
甘苦之妙。有數存焉。于其間矣。苟非手得而心應。則
其髣髴且不可窺焉。况於機與妙乎。是故不讀書則
已。苟欲讀古書。非自作文則不可也。不自作。不能手
得。不手得。不能心應。心之不應。藉使誦讀萬卷。其所
見。非糟則粕。其能免輪扁之笑者。幾希。豈不惜乎。雖
然。余豈顛子禮之為文人哉。子禮好古之篤。德行經
術。其腹蓋已果然而其於運筆。幾已食裁矣。自此以
往。益作文以助其業耶。不數年。子禮之目之入簡札。

必將三寸矣。然後子禮益以此發之于德行。出之于經術。以為其所欲為。則子禮之業。豈不彬彬乎。然後乃令庸豹之嚮。犬羊之嚮。端木氏之言。余將於子禮乎徵焉。豈不善乎。

高輪莊詩序

莊在高輪品川之交。慶元間。先君春林公所創。其地倚八山。崇平地五六仞。若八九仞。高下有趣。星霜二百之所殖。老松古檜。茂大可推。中分莊。少東有館。南面園。又東有亭。曰望旭。與館共園。園空豁。密草成。

羶。可坐數千萬人。園西數十步有調馬埒。埒左鬱林間。除地安宇。晝不見晷。名曰窟祠。祠右竹圍三區。區可方十丈。養丹頂鶴雌雄三雙。圍西置門以限內外。限以外。若林若丘。若圃若舍。雖非其人。皆得縱遊焉。自埒歷園後。東南行一二百步。又區安古祠。又益東南。則至臺。臺三邊老楓無數。而東邊芟一行細竹。以為短牆。下俯官道。可與行人相呼。自臺西北下數十級。得榭。又上數十級。還過園。則望旭亭矣。蓋亭之與館。相離不過二十步。然自館而園。自園而西而南而

東北。回行如前。至亭。其間登降迂曲。如行遠道。使人
數立杖養息。莊之廣可知也。又亭之所居。為莊最高
處。故其望北窮瀕海諸勝。南盡袖浦之岬。東矚房總
之山。而筑波兩峰。又揚眉于渺茫之外。倚欄一眺。雲
濤千里。風帆萬點。凡東都一海。遠近勝景。悉為我壁
上一幅名畫矣。蓋館者。嚴公營菟裘所加脩。而
乘公之為世子。亦居焉。則輪奐之美。固亡論已。即望
旭之亭。其美固稱館。而眺望又如是。故莊之稱奇勝。
於亭為尤妙矣。今茲壬申春。公新立。越十月二十

四日。携臺瀧二公子遊莊。史臣恭凱。岱等及禮亦從。
此日雨晴天暖。風氣如春。公從公子及諸臣。逍遙
莊內。遂宴于亭。酒酣。公顧諸臣曰。詩。公詩先成。
衆咸隨和。公益欣然。又命臣禮曰。作莊記。嗚乎。禮
往來茲都三十年。疑已種種。然每一仰此莊。心竊謂
都下名莊千萬。孰復出于此右者。如有能文之士。揮
巨筆。摘華藻。奇其奇。美其美。以使園林水石。益生色
乎。豈不一大快事哉。私顧又之。忽有此命。禮也。才短
筆拙。實非其任。慙惶殊甚。然命出矣。姑概萬一。以為

詩序。若夫所謂奇奇美美之業。請待其人。

壽神保士廉七十序

僧雪舟造圖薩陞富士畫一幅。余請藩大夫有馬織部摸之。送呈之。米澤督學神保先生。以代壽詞。蓋督學今茲七十矣。誕辰在三月某日。令子純甫先期徵其國及四方諸賢之詩。以大張宴於其堂。斯日也。詞藻邱積。賓客雲集。云何其盛也。余亦辱在徵中。時有故不果。以余之久辱未契。而獨缺于諸賢稱壽之後。私太恨焉。今也雖後矣。將備一言以補前缺。退謂夫

督學之學德。顯于天下久矣。余復何言。步履之健強。耳目之聰明。是自天之所佑吉人。寧待余頌。若夫比松竹。類龜鶴。引蓬壺。言神仙。以期千秋萬歲於無疆者。諸賢之辭。蓋已彬彬矣。余不必贅。不知余何言。可以補前缺也。吾聞雪舟之造此圖于大明皇帝前也。帝甚嘉歎。命侍臣詹仲和作之贊。當時稱為二絕。亡幾其畫船來。本邦藏室町氏秘府及細川侯幽齋致忠昌山公。公探府親賜之幽齋。幽齋喜如享拱璧。既而曰。物滿不祥。乃手裂畫一邊而缺之。細川氏到

今竒藏併以幽齋所缺為至寶云。幽齋君可謂有趣矣。又余嘗入京觀智息院閣甚壯麗而椽間有敗物。縣焉怪而問之曰傘也。在昔大匠作此閣結構精備。絕無微瑕以為不祥。因挿故傘以示之缺。古語曰。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又云物不全乃生。大匠其知之乎。可謂合趣幽齋氏矣。且夫四仰全美富嶽之所以擅名于東海也。自寶永之燃也。一靨東垣。夫富嶽者我日域之尊鎮也。方今天降聖明四海至治。則寶永之事。我惡知非天之缺之以益護昭代乎。是故幽

齋之裂所以成其實。匠氏之挿所以守其巧。寶永之燃所以護昭代也。要皆在于缺矣。由是觀之。缺豈不善乎。抑督學之壽筵盛矣。獨所無者缺也。故余今不敢上詩。特呈此圖以言缺之所以不可無者如此。嗚乎。缺乎。我之缺而不壽。乃所以壽之也。

精里先生遺稿序

精里先生德行之崇。經術之深。四方之所知而景慕。今不必言。抑先生身生西鄙。而名震大朝。一旦拔擢為天下之宗師。榮亦至矣。加以家多賢子。龍駒鳳

離世美可仰。是又古今儒中之所希有。則夫子所謂無憂者。余於先生亦云。先生年六十八。長余四歲。自其在肥邸時。嘗引中津倉成善卿及余不佞。許以知友。爾來殆三十年。官跡東西。雖時或有離合。而會輒道故論文。興到賦詩。或雜以手談。先生無酒性。我二人則善飲。而醒醉相投。彼此相忘。未嘗不驩驩焉。何其樂也。奈何皇天無情。往年已奪善卿。而今又先生溘焉。積年之雅。一時烏有。仰想平昔。有如一夢境。何其悲也。令嗣侗菴君敏於事。除服未幾。謀梓遺編。括

据甚勤。盖先生之學之德之盛。寧待立言而後不朽者哉。雖然文之可貴。非一世。且夫手澤所存。杯圈几杖。孝子重焉。况乃於其苦思精神之所鍾者乎。侗菴君之汲汲于此。可謂厚也。嗚乎。先生逝矣。斯編一出。後之景慕者。其又有資焉。然則君之此舉。不獨自厚於其親。其有裨于人。盖亦非淺少矣。文化十四年十月

記

竹杖記

吾嘗好為名山之遊。名山芙蓉其最也。今雖羈紲斗
而俯仰之間。未嘗不如身在其巔矣。嗚乎。揖羣帝於
咫尺。探衆秘於奧眇。空六塵。發五蓋。飄飄乎蕩思于
萬象之表者。唯此遊為然。一落人間。今且五年。細省
今日。仙遊邈然逝矣。歲月歛然遷矣。同遊之友。塊然
為天涯矣。當時之物。一無有遺。獨其巋然存者。猶有
七尺形軀。與一條竹杖而已矣。蓋此杖不知其原出
于何山林。當吾登嶽之行。買得之于內藤驛。此時暴
雨連日。泆水滔天。橋斷岸圻。殆厄魚腹者數矣。幸藉

此物。得以無恙焉。然後自彼排榛莽。披雲霧。攀巉巖。
窮峻嶺。巡八稜於遍天下。萬仞於轉瞬。以至探餘勝
於鑣倉繪島之地。行踐千有餘里。往來旬有餘日。跋
涉降陟。莫不藉焉。則其有勞于我。可謂多矣。歸之後。
友人泉伯盈為作之銘。而筑士厚刻之。石元達漆之。
夫斯三人者。皆名士也。則數錢之材。深生光輝云。蓋
物之遇。亦竒矣哉。天下之樹竹無數。而此物偶落我
手。獨脫然得拔醜類而至神嶽羣仙之庭者。豈不竒
乎。亦猶吾筑巨億萬人中。其能脫然得為采真之遊

者。獨僧有天山。士有不佞。其他無貴賤。無古今。皆落
落絕跡於雲天縹渺之外也。物而有知。可不稱快哉。
余已善其勞。又感其奇。於是乎記。

縣海汎舟還上如來山記

如來者尾之山也。在智多郡平洲村之北。平洲者。紀
先生生處。其山高一二十仞。廣數里。蓋一撮土爾。但
以一撮之土。而四望寮廓。本州之外。參遠飛信如駿
勢。志江濃二越。凡十有餘州之山見焉。所以稱奇也。
山之東南與西。皆逶迤接田野。北則壁立臨海。名曰

縣。以其危如縣也。海。即古謠所謂伊勢尾張之溟者。
而其近縣處。又謂縣海。今歲丁未。余客尾也。從紀先
生遊平洲。留六日。會村民父米輩。久米深谷氏邀為海遊。

路過觀音寺。先生幼時讀書處。地鄰如來。以其在縣
上。亦稱縣寺。眺望甚佳。出寺。左睨如來。下磴二三百
步。抵海焉。潮退。船膠不近岸。衆盪一小艇來。先生乘
余則鷺步隨之。闔船凡十有一人。酒食盃盤。皆穿膝
置焉。小艇中又載網具。打魚者乘大小二葦。後先恣
所之。時八月十八日。秋濤正高。此日也。天氣爽朗。纖

塵不振。天海一碧。沆沆瀼瀼。倚舷騁望。勝區四周。問之。久米。久米指點。蓋隔海而北。少右見人煙。熱田驛也。茂樹蒼蒼。其神壇也。粉壁的的。渚宮也。愈右平而坦。呼續濱也。鳴海也。皆古歌所詠。翳而蒼。井戶田也。源右將誕處。正北如圭。小牧山也。神祖駐軍處。一帶白映于樹間。姑射城也。其秀于樹上。金鱗樓也。少左列樹如縫。左屋官道也。逾左紺碧闕。桑名府也。桑名勢地也。桑名以南。四日市也。上野也。内外宮也。皆隱不見。南向本郡。少右橫堤也。其出鉅野也。入野間。

内海也。斜列。東端也。諸埼也。皆西與勢中諸勝。隔海相面。面盡則東南洋矣。東如黛。即如来山也。低于山左。名和也。其昂。大高之墟也。内海。長田庄司殺源義朝處。大高。神祖冒圍納糧處。酒行。先生慨然謂余曰。吾生平洲民間。騷亂時。常遊于此焉。厥後東西為家。與此殆如隔世。顧其距今五十餘年矣。其有今日。豈非天乎。言訖賦一絕。余亦作歌曰。遊上國兮樂事多。載美酒兮浮輕槎。身飄飄兮如舉。心欣欣兮其歌。山兮巖。嗟峨。水兮浩。無涯。于嗟樂矣。如茲日。何日將。

石梁文集 卷之三
申議上如來。乃棄船沙行。左縣右海。時時潮之來。噉皆樞齊高步。抵山下。有一叟。鶉衣敝屣。眼矇朧。如不見。倚杖而立。路左。告余曰。幼時與紀爺同學。字縣寺。先生視之。呼曰。非三郎耶。三郎跪拜。乃陳叙舊情。握手相泣。余為悵然。既穿山脚而上。自腰而背。屈曲數四。得一祠。祭山神處。背祠少下。下又上。得坦處。可方丈。即山頂矣。時靈曜在山。反影橫射。海波擘煜。如玉鏡。新受磨。遠望。所謂十有餘州之山。參差獻奇於四方。其尤顯者。曰白山。加之山也。曰立山。越之山也。曰

御嶽。曰駒嶽。信也。曰芙蓉。駿也。翳不見。曰膽吹。江也。曰猿擲。叅也。曰朝熊。曰冠。曰多登。曰錫杖。勢也。其千峰萬嶺。遠之數百里。邇之二三十里。更得夕麗之氣。而燦爛炳煥。焰朗景彰。併前瀕海諸勝。盡落于掌中矣。奇不可言。乃羶石上。復飲。忽見片雲起于天際。徐徐與海氣相合。須臾。蓋天地。幕四方。目界冥濛矣。先生顧余曰。歸與。是山靈海若之悶而不盡耶。雖然。樂矣。今日之遊。子盍記而永之。

夢記

逢谷永錫。意似家鄉。亦似東都。歡然道故。喜悲交集。既携手而行。小巷逶迤。霜消路滑。數里路稍豁。得一長橋。意似京三條橋。得一大精舍。意似攝天王寺。甚尊。見石塔圍三四尺。而高數丈。挺立至危。旁有石圍。方可五尺。深尺餘。底穿圓孔。水盈其中。清潔可鑑。有銘。字大三四寸。古竒難讀。唯天女二字瞭然。出門。余後緩步而行。或屢或水。意似東都本所。數里得村。竹樹陰翳。路歧左。巨石斜起覆路。下有僧俗數人。帶醉色。乃伴行。取路二三曲。迷途。有客烏衣紅面。指示東

西。甚詳。皆拜。遂尾而行。其路如生如熟。似遠似近。南筑之北。北筑之南。惘乎不辨何地。至一家。衡門蕭散。環堵二室。妻兒之聲聞焉。主翁年六七十。膚如冰雪。出拜賓。須臾酒進。供給甚勤。余亦為陶然。既而翁問余肥人。筑人意似不欲告。乃題一絕示之。曰。春光深占赤城山。家在千尺石梁間。作石梁千尺。聲律乃協。而夢中所得。正如是。五色仙霞長不散。桃花爛熳水潺湲。吾國府一名赤城。而余生其石梁巷。詩意蓋言此也。於是翁大喜。乃出絹數枚。求書之。天色而地形。余已醉。一唱將揮筆。

曉鯨一聲。雞鳴鴉起矣。時已酉十二月二十一夜也。

海游記

天運之耶。地轉之耶。木公金母之主張網維之耶。何其海水之滔乎。不可端倪也。乃庖犧氏之取象乎。渙其使人無翼而飛耶。使無術而仙耶。剗剗之利。廣矣哉。此日也。天敞氣澄。陽侯霽怒。俯仰融朗。纖塵不振。放一葦乎萬尋。望扶桑之無津。右長竿。左大盃。固然其鷗汎耶。飄乎其萍轉耶。浩汗瀰漫。愈行愈大耶。客怵然而眴。爽然而自失。遂巡謂余曰。於廓哉浩乎。東

鼈之嘲井鼃。北若之笑河伯。其在于斯乎。余曰。然。渾沌之始。崑崙崇數千萬里。東海深數萬億尋。四凸一肇。而後萬類蠢蠢。得附着焉。乃真宰之巧。固非心略辭給之所能縷形哉。子不聞麻姑氏之言乎。乃見其三變桑田耶。不聞方平氏之言乎。乃知其行揚塵耶。則造化遽遽。吾又惡知精衛之功。果不有效哉。客拍掌大噓。於是乎。復漠然釣。陶然飲。渺乎不復知身之寓于宇宙間。

富士畫記

天明丙午七月。余登富嶽。壺其頂上雪而還。令友人
永錫和墨以造嶽圖。又請洲翁大室翁及長洲侯岐
岨山村君紀府關叔成。蕪州賴千秋。肥州城父卿題
詩。愛翫有年。會仙臺志村藤藏出都。余又持請題藤
藏諾。寬政甲寅正月十日。麴坊失火。延及仙臺邸。時
藤藏讀書。火急。自負其官本。數部逃于後園。忽有飄
燼。飛墜其傍。書燃。及衣髮。藤藏急不知所出。投身池
中。僅免。而頭面手足焦爛無餘。伏枕數十日。始得
復常也。仙臺邸去麴坊三十許町。此日西北風暴。火

勢如奔電。食頃燒數千萬家。乃如藤藏。自救不遑。尚
何問其它。彼畫終烏有云。藤藏養疾本所之邸。一日
余往視之。則藤藏愀然謂余曰。噫。天奪子之畫。亦吾
之罪也。出其所作七言排律二十四韻者。贈余曰。謝
萬一也。余受而誦之。則字句典雅。辭旨周密。自火之
始起。以至身之爛。而畫之焚。千狀萬態。猶如目睹。余
乃起拜曰。此之謂亡一寶而得一寶。幸甚。彼一時也。
藤藏仕其藩。遇不稱才。不免鞅鞅。後及幕府。召藤
藏講經。昌平館。其藩遽加之祿秩。亡幾不幸喪明。尋

上鬼錄。嗚乎。藤藏與余之畫。可謂同薄命矣。二翁既題余畫。而太室以丁未。洲翁以辛酉。並逝。余與諸子。則後先亦皆萍散。一時雅游。終為索莫。何其悲也。又頃聞林成。亦化為異物。嗚乎。天之見奪。豈獨余之一畫而已哉。但藤藏之二十四韻。今猶裝在余函中。時時揭壁諷誦。則俯仰之間。恍如對彼畫。是為少慰。獨奈死之人不可復見。而生之人亦爾。為雲天渺茫。

短刀記

先師平洲先生遺物短刀一口。黑漆鞘。綠紮靶。銅鐵

事件。把面刻信高二字。即尾州劍匠第二世伯耆守所造。精英巧妙。銕光射人。鞘背小刀。亦伯州第五世孫所作。其表竹製搔頭。則先師手造也。先師尾人也。此刀以其本國所出。而巧又不凡。居常愛撫。寢則必著之枕頭。非外出。未嘗須臾離身焉。蓋五十年一日云。先師沒後。嗣子世克。以余於先師家。辱親愛。贈與余。嗚乎。此是先師終身所自衛。加以名器。則實拱壁不啻也哉。先師容貌清貴。眉目如畫。既老。滿頭皓白。嘗就後園松林中。營小室。名曰松下廬。每燕閒。佩此

刀。逍遙于松下。時或洒掃。又興至。引諸子弟。小酌廬中。申天之恩。今猶在目。今也此物獨存。其人則亡。悲哉。昔者李愬以劍遺牛元翼。呂虔以刀贈王祥。皆以賢也。余也非其人焉。且此刀也。其在世克。宜寶藏不出者。而一旦惠然。割愛于余。余於是益感先師恩遇之深。而又竊以世克為我。李呂云爾。

和銅錢模記

長之為州。東承山陰。山陽二道後。西當西海道。口古者置鑄錢司。以通彼我之利云。文化二年春。其府下

逢坂之民。因鑿地。得和銅開珎錢模數片於土中。好事者聞之。爭欲再鑿之。府有司議以為古物不可輕命。停之。以故其出在地上者。獨彼歷歷數片而已矣。和銅者。元明即位之號也。按記。元明元年。武藏國始獻銅。詔改元和銅。又命多治比三宅麻呂。促鑄錢司。鑄和銅開珎錢。秋八月。行銅錢于天下。以曆推之。和銅元年。歲次戊申。下至今文化乙丑。一千九十年有八年矣。今茲余應招遊長府。府學教授巴子商遺以彼模一片。其表三錢。而二全。一虧半。裏着裏錢二。

而一全。一十之虧七。色微赤黑錯質類敗瓦。蓋當時鎔氣所爛。加以久在土中。理宜然也。余歸後質諸古錢家。咸云和銅錢多贗。適得真錢。我息焉大夫。乃取照此模。文及輪廓好肉。不違微塵。且也長府當時置鑄錢司云。則此其為千年外物。決無疑也。余因自語。凡天地間物之隱顯。有數焉。方今天下文明。人皆好古。乃此物之久。屈于長夜。惡知其非乘時而出。以供吾黨雅賞乎。可謂奇矣。且宋顧烜泉志載和錢四品。而以和銅為上。則此其顯于彼。已久矣。好事家集古

物無所不至。而至和銅真錢。頗稱難得。則此其貴于此。亦久矣。况乃一塊坵模。甚易壞易朽者乎。余深珍焉。

雪華額記

高良山故寂源僧正。碩德名善書。遷化百年。其所書隻字寸紙。人莫不珍貴焉。雙鳥者我府之涑氏。而為市小吏。為人有風致。喜從吾黨而遊。尤好俳歌。少暇則吟哦寄情。歌與口衝。如抽繭絲。蓋其徒之錚錚者云。近者烏得寂源雪華二字。喜甚。乃裝顏其居。自號

曰雪華亭。謁記于余。余謂之曰。來鳥。子亦私湫芭蕉氏者乎。其徒在焉。余記何為。且吾聞之。芭蕉翁之隱石山也。室曰幻住菴。其扁則寂源僧正矣。今子之有此顏。無乃竊比我老彭乎。夫石山者名山也。紫姬之所跡也。大湖之勝。二比之秀。所謂魂走吳楚。東南身立瀟湘洞庭者。翁記誠當。翁夙土木形骸。足履四海。目藐天下。飄然超然。身與其道化。翁事誠善。故余嘗謂西行非歌人。利休非茶人。而芭蕉非俳人。以其進于伎也。今子則不然。鳩居市井之囂。而蝸涎升斗之

微。乃仰取俯拾之。汲汲營營于旦夕。雖有雅腸。亦何暇企夫石山之高哉。子顏果何由也。雙鳥笑而不言。杆杆如也。綴綴如也。填填狄狄。薺薺如也。如欲曰聊樂我負者。如欲曰將無同者。余善其意。為記贈之。

李花園記

不忘之山。神秀竒絕。多詠于古歌。羽之名山也。有水發源乎不忘山中。西北經霞峰入松川。曰鬼面川。亦名于州焉。山之北六十里。市井綺錯。樓殿聳雲。為鶴城。米澤之治也。面不忘。背鬼面之泓。左右肩鶴城與

霞峰。衡門。節堂。蕭散立于水煙山雲之間者。曰李花園。友人石坂子保居焉。園故多雜卉。而門內有一老李樹。其生在一二百年前而不衰。枝葉茂密。春花成雪。主人特愛之。故得擅園名焉。子保者。州之士也。好學。嘗出東都。與余相得甚歡。臨歸。未論節飲養生。余乃為一絕贈之。曰。好飲須期三爵酒。養生在保千年壽。我言不當一文錢。且折灞橋橋上柳。子保欣然有喜色。已歸。手製軍餉囊一雙。遙見惠寄。履前約也。其製簡利。古法可珍。余今猶藏秘之鎧櫃中云。蓋其距

今十有七年矣。客臘。余再東。則子保先在都。乃握手道故。歡有加。舊時既又其將歸也。復來告別。且出園圖。謁余記之。嗚乎。余神之飛于不忘久矣。獨奈羈絆在身。無緣與子保一醉李花之下。以飽其勝焉。乃謂子保曰。子既善節飲養生。乃壽之與不忘之。山爭高。無疑也。善好學。乃詩若文之與不忘之。山爭奇。可知也。豈不樂乎。抑馬革士之分也。不幸世有緩急。雖老朽如不佞者。豈得偃然鼓腹如今哉。况乃於強毅如子者乎。於鑠烈祖之德。偃武二百年。海不揚波。乃

如彼一具餉囊。亦且在余櫃中。而蠹腐將盡。是豈非可樂之秋乎。况此園之面背左右。莫不竒。而老李又助之趣乎。自愛子保。

散池記

米之府有石梁散人者。遊民也。以其目少識字。幸需微祿。而家府下焉。散人為愚。無才無能。食粟而已。無用于務矣。故自稱曰散人。頃者散人驅諸年少。穿一池于家園中。其形方而長。拙而不巧。無文無飾。容水而已。無用于觀矣。頗與散人之為人相肖。故亦名

之曰散池。及池成。散人與諸年少。酒一壺。蔬一盂。以落之。散人醉甚。乃起揖散池。舉手謂之曰。咄咄散池。請聞吾言。均之池也。而世人之營之。或象江。或擬海。或摸洲。或學島。又必造山岳丘壑以配之。錦鱗文甲。求之于四方。異卉珍木。遠致于千里。擲金拋錢。盡知慮。焦心肝。其巧必奪造化而後已矣。是以人爭頌其美。而主人之愛之。如子如孫。豈不榮乎。今汝成于散人之手。散人性不好美。家又貧而無錢。故不為江海山岳之趣。又無有錦鱗文甲珍異之物。是以人弃而

不顧。主人又不深愛。汝之不幸。乃至錫汙名曰散池。豈不辱乎。雖然。汝之主人。既為散人矣。汝為獨得不為散池乎哉。且夫無用之用。古之所貴。甘泉之竭。而良木之伐。乃樗櫟則千萬億歲矣。由是觀之。散不亦善乎。是故由勢言之。則散誠辱矣。由命言之。則散之為福。不可量也。是故散人之散。散人不必自悔。而世之權貴當用之人。散人不敢羨之。今汝以散人為主人。既與散人同跡。又與散人同名。此謂物外之友。吾之與汝。均皆福也。非辱也。吾與汝期。自今以往。請相

得而歡。長樂天之命。散池默而不言。散人大笑。復飲。數盃。頽然就枕而卧。池之神。夜見于夢。叱散人曰。子執己之愚。而併欲愚人耶。守己之散。而兼欲散人耶。人之生世。各有所能。且雞之報晨。狗之守夜。狸貓之捕鼠。牛馬之代勞。禽獸猶然。况於人乎。是故散謂之天之逋民。愚謂之世之棄物。愚且散。雖壽億萬歲。而何益也。子識字而未能誦書乎。誦書而未能通其義乎。通義而未能行其術乎。入則不能富家潤身。而息及三族焉。出則不能取御得相。而威振一世焉。獨窮

處于陋巷之下。而視息于貧賤之中。生則為世所笑。死將與草木同朽。猶且喃喃誇散安愚。而不自知其非子往矣。吾不欲聞子之言。散人不能答。俄然而覺。俯而思。仰而嗟。怛怛也。作之記。

兔鼓記

施機獨木。承水舂穀者。吾筑名之曰兔鼓。蓋取諸形與聲也。生葉郡大庄屋石井。彌六好學。余親善殆四十年。今茲乙亥三月。遊宿其退藏窟五日。與彌六起。卧窟中。日夜談笑甚樂。一朝忽聞閣閣之聲。出而視

之。則奴輩之新造兔鼓也。蓋兔鼓其制至簡。而一家八九口。若十數口之用足。故諸州近水之居。往往造以取便。但其名為兔鼓者。余不知各州皆然否。又不知唐山亦有此器否。其名何如。因閱伊氏六帖。引正字通曰。山居者刻木為勺。承澗流為小碓。水滿勺。碓首即起。就曰自舂。遲疾小異。功倍杵舂。俗謂之為勺。即果此器矣。於是余甚欽伊氏之博物。又喟然歎曰。嗚乎。自上古聖人觀卦象而制物也。後世智巧日出。凡簡便利用之物。宇宙何鄉無之。此日又與彌六出

後門。逍遙散步。得石碓家。碓據長野渠而設焉。其制雄大。比之兔鼓之所舂。不啻什伯。碓家有亭。臨渠。觀眺甚濶。彌六一呼。夫灌婦掃。乃憑軒北望。渠水如練。田畝如棋。沃野膏壤。一瞬百里。而棋之所盡。千歲一水。浩浩乎以界筑南北。又當河之陽。鬱林數叢。是齊明天智之宮墟。即古歌所謂朝倉木丸諸勝遺址。可數。墟之外。一抹橫空。為鴻米諸峰。張目對之。則山黛水煙之來相代乎前。俯仰皆佳。余益樂為賦。國歌一章。彌六賡之。須臾。惣代嘉作。携筆研棋枰。石家之

婦兒妹姪飾酒具。而陸續尋到。乃雜坐歡笑。余醉甚。戲指石碓。謂彌六曰。不知輕重。非智也。彌六矚然曰。何謂也。曰。子之門邊有此大物。兔鼓何為。彌六乃顧左右。搖手低聲曰。石碓不廉矣。蓋斥碓主人之貪也。滿坐大笑。其明余舟河而歸。越四月望。擊壤社例集。余命題兔鼓記。諸公文成。皆整密可貴。獨余則有感于昨遊。故余之記略于兔鼓。而多及遊中他事。又大書前日退藏窟所製通家四十年一聯。併贈之。彌六彌六如藏而傳之。則庶乎石氏之子子孫孫知其家。

兔鼓成於余遊窟之日。而余與彌六親厚異他矣。

石梁文集卷之三

